

编辑 李昊 校对 司建伟
电话 67655592 Email: zzbzf@163.com

两年前,我曾去桃园村采访过关于留守儿童的话题。桃园村在我市西南山区,因为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没有水,不通电,土地贫瘠,使得这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山村一直走不上富裕路。为了养活一家老小,村里的成年男女全都拥到城里打工,只留下一些老人和儿童。马大爷当了40多年的村主任,年逾花甲了也没有人愿意接他的班。他的儿子和媳妇都外出打工了,小孙子跟着他生活,上小学四年级,三年都没见过他的父母……

从桃园村回来后,我曾给开发房地产的好友朱由诗联系,让他方便的时候资助一下桃园村。朱由诗真够仗义,他二话没说,给村里通了电,修了路,建了小学,又捐出10万元。我感慨不已,如果人人都跟朱由诗一样,能够尽心尽力而为,桃园村就彻底变了模样。为此,我特意请朱由诗吃饭(最后是他埋单)。吃饭的时候,他为难地对我说:“我没有三头六臂,能做的仅此而已。”

后来,我遇到合适的场合就呼吁,但没有人去关注桃园村,我也就慢慢失去了耐心。再者说,自己又不是当地的父母官,犯不着为桃园村操心挂念。

这天早上,我正在苦思冥想地构思一篇文章,马大爷突然闯了进来。一番寒暄过后,我才得知老人的来意,他想让我在报上好好宣传一下

朱由诗。
我愣了一下,心说朱由诗这小子又搞什么鬼名堂了,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我和朱由诗虽是好友,平时联系不多,有时一个月难得见上一次面,偶尔相互发个黄段子,得知彼此还活着而已。

我又惊又喜:“真的?”
马大爷嘿嘿一笑:“俺能逛你?房子离这里不远,你要有空,现在就可以去看看。”
马大爷所在的小区是刚刚建好的,房子新崭崭的,很漂亮,小区的名字叫“桃园新村”。

马大爷指着其中一栋房子说:“俺就住这一栋,俺村人都在这栋房子里……老少爷们做梦也想不到这辈子还能住上楼房。”
“马大爷,这套房子您花了多少钱?”

我算了算,按当下市场价,一套百十平方米的房子在三十万左右,马大爷他们能买得起?朱由诗给予了多少优惠?
马大爷呵呵一笑,摇摇头:“没花钱,乡亲们都没花一分钱。”
“啊?”我愣住了,简直不敢相信。

上整两杯。”
为了解开心中的疑惑,我就驱车前往桃园村。
宽敞的水泥路直通桃园村。这条路是当年朱由诗投资修建的。山高林密,空气清新。我摇下车玻璃,大口呼吸着山里的空气。不到三个小时,我就来到桃园村山口,下车后,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天很高,很蓝。眼前偶尔翔过三五只山雀,它们的“喳喳”声更加增添了山里的宁静。漫山遍野的各色野花竞相开放,那粉色的桃花最是耀人眼目,这儿一丛,那儿一丛。原来村民的石房子、农田都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四通八达的水泥路和一排栋依山势而建的小楼,不,别墅。山沟开阔处,有一个绿茵茵的小型高尔夫球场,还有人工湖、网球场……啊,真是太美了。

我正在惊叹,朱由诗已经来到我身边,很哥们地拍了我一巴掌:“咋样?这地方不错吧?”
我回过神来,说:“这些别墅有人要吗?多少钱一套?”
“哥们儿,前期开发的200套已经全面售出,每套都在300万以上……”朱由诗得意地说。

我长长出了口气,心里五味杂陈,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桃园新村

侯安山

马大爷很激动,一说话就结巴:“朱老板在城里给我们盖了一栋六层高的房子,村里几十户人全搬过来了,有电有水,孩子上学也近……”

马大爷嘿嘿一笑:“俺能逛你?房子离这里不远,你要有空,现在就可以去看看。”

马大爷所在的小区是刚刚建好的,房子新崭崭的,很漂亮,小区的名字叫“桃园新村”。

马大爷指着其中一栋房子说:“俺就住这一栋,俺村人都在这栋房子里……老少爷们做梦也想不到这辈子还能住上楼房。”

马大爷,这套房子您花了多少钱?”

有那么两年,《秘密与谎言》一直是我喜欢的一部电影,但要说明清为什么,似乎又不能够,它看上去并没有什么震撼人心的画面、惊心动魄的情节乃至炫人耳目的手法,一切都是那么朴实平缓,娓娓道来,但你忍不住会喜欢它的平静、自然。后来我想这也许就是一种人生的常态吧,淡定、从容,有一种内在的感动。

故事从一个黑人女验光师赫德丝的寻亲开始的。赫德丝的养母过

就选在女儿罗克亚生日当天。尽管她和赫德丝事先有约定,但和缓动人的气氛还是让她忍不住把真相吐露出来,结果不仅让赫德丝尴尬,也让女儿罗克亚大发雷霆……

结局当然像我们希望的,是个大团圆,阳光下的屋顶花园,母亲辛西娅慈爱地看着两个不同肤色、不同阶层、不同文化背景的女儿聊着闲天,她感到从未有过的幸福!

影片中的每个人物都有来自自

贵珠

谢廷

世前,把收养的真相告诉她,赫德丝于是决定去寻找生母。出乎意料的是,她在约定的地铁站口见到的是一位白人妇女,她叫辛西娅,辛西娅的确有过弃养的经历,但看到赫德丝,也坚信这是个错误。两人在路边一间咖啡馆整理各自的历史,随即辛西娅想起了什么,开始痛哭,原来被送出去的女婴她自己也没见过,赫德丝的确是她的孩子。

两人分手后,辛西娅找到自己的弟弟莫里斯落实一些细节。弟弟即导演饰演,一位有职业操守也很成功的摄影师,他是辛西娅一手带大的,也是她的骄傲,但囿于弟媳索尼卡的关系,辛西娅与他也并不怎么来往。

辛西娅决定搞一个家庭聚会,目的是把赫德丝介绍给家人,日子

己阶层清晰的印迹、话语方式甚至动作,这当然来自导演合理地把控,再就是演员不俗的表演功力,母亲辛西娅是位饱经生活磨难的女性,她行事琐屑,语言游离不定,尤其乍逢大变,凄凄艾艾,反复无常,饰演者却精细地捕捉到角色复杂的内心活动,并将之还原成可信的细节,与之相反的是她当环卫工的女儿罗克亚鲁直,粗暴的话语方式,另一个女儿赫德丝则受过很好的教育,举止得体,斯文,他们的表演都给影片增分不少。

1996年《秘密与谎言》荣获第49届戛纳电影节金球奖,母亲的扮演者布兰达·布里斯恩也获得了戛纳电影节最佳女主角以及金球奖的最佳女主角奖,此外该影片还曾获得英国奥斯卡奖的最佳影片。

丁湾是个豆腐村,二套豆腐有名。只要二套的豆腐摊住那儿一支,买豆腐的人就会迅速地围上去,你一元,他两元,你二斤,我三斤地购买。管保不用一小时,整个几十斤的豆腐就会售罄。那迟来一步的人就会扼腕叹息,埋怨二套:“唉——晚了!你咋不多做一个呢?”

说起二套的豆腐,里边还有个插曲。我这个人喉咙粗,吃什么东西,到嘴里一咬二嚼三吞下,从不细细品味的。平时吃饭,总听老伴说:“你这次买的没有味!”我总爱用“填坑不用好土”去回答,嫌她吃东西太挑剔。一次,见人们围住二套的豆腐摊,我也凑了热闹,买一块带回家,老伴做了小葱拌豆腐,破天荒地表扬道:“你这次买的豆腐好!以后买东西,都照这样做。”我不以为然:“什么呀,不就是块豆腐吗?”她来了劲儿,说:“你仔细品品,别愣愣下去,感觉感觉,咋样?”我这一品味,才觉得二套的豆腐入嘴滑润,咀嚼筋道,口感香、嫩。以后再吃他人做的豆腐觉得发涩、粗糙,一点也不香甜。从此,我成了买二套豆腐的常客。

一来二去,跟二套熟了,拉起家常,方知他是我市丁湾村的,今年六十多岁,瘦瘦的,细高挑,一副老实巴达的模样,没事爱看个闲书。说起丁湾村,那里还有我一位同学,打上中学到现在,他都一直哥呀哥呀地喊我。没事到同学家玩,闲话起二套的豆腐来。我那位同学说他,为人憨厚,做事认真。起先,丁湾做豆腐,家用石磨,后来有了机器,别人都用上了电机磨豆,他还是使用老方法,只是到了年过半百后,他才摒弃了石磨。不过,他做豆腐,从不挑豆腐筋;即使到了年根,别人的豆腐涨价,他还卖老价钱。照二套的话说:“卖一块五就有了利润,何必趁年节再抬高价钱呢!”

不买二套的豆腐,没有一元两元的,不买便罢,一买就是三五斤。天热,他怕我半天吃不完,发黏,瘦了,就劝我一次少买点,勤买勤吃。



李西玉

断雁
衡阵
阳馨
之寒
浦霰

新书架

《雪冷血热》
王艳伟

话讲:“东北军算是把脸丢裤裆里了。”“九一八”之后,东北当地民众自发地组织起抗日队伍,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和敌人残酷的烧杀抢掠顽强抵抗。其间诞生了无数民族英雄,雪冷血热,彪炳青史。作者张正隆穷二十年心血,走访大半个中国,与上千名老战士对话,揭开了东北十四年抗战史上的残酷真相:三万余抗联战士在东北大半年飘雪花、无衣无食的残酷自然环境中牵制了数十万日伪正规军。除此之外,作者对抗战时期的中、日、朝、苏四国的军事博弈也进行了宏观的还原。用作者张正隆的话说:血的教训要铭记,我是用笔在书中放飞和平的鸽子,希望这样的历史永远不会再重复。

随笔

张文明

当他知道我卖豆腐地点太远,也就不再劝说了。有时我骑自行车买上五六斤,自行车篮没法装了,我就把豆腐夹在后衣架上,他却心疼得不行,就说我:“别夹烂了,最好放前头。”他把它当成了艺术品似的,我回答他:“不会的。到我沙北家里,别看有七八里地远,也只夹个印印。别看心疼的,像夹了你一样!”有时,我买他的豆腐去早了,正赶上他出摊,刚做好的豆腐还热乎乎地冒烟,他就会先切一块让我尝:“瞧嫩不嫩?”此时,不用调料生啖,满口也是清香的,滑润的,细软软的,味道好极了。我有一次问他:“你是咋样做出来的?”他没回答我,而是纠缠着问:“你先说说,跟人家卖的热豆腐有啥区别?”我说:“当然你的豆腐嫩。”他来了神:“不是吹的,回家调调,保证味道比他们的好。”“嗨嗨嗨!”我说他,“别老婆卖瓜,自卖自夸。说说为

什么会这样?”他这时打开话匣子,给我讲起来:“我敢说,我的豆腐比别人细、嫩。不信,你买别人的豆腐比比:我的豆腐虽然发黄,没他们的白,但到嘴里,不粗糙,不发苦,还会有一股子香味。为什么?除了不挑豆腐筋之外,轧豆腐使用的布单子,也比别人的细。同样多的料,自然出的豆腐就会比别人的少。”啊——我明白了,布单细,较粗的豆腐渣就会被滤掉,豆浆细腻了,凝结的豆腐就嫩,精制成的豆腐就好吃。还有,他从不用霉变的坏豆子磨豆腐。难怪人们争先恐后地买他的豆腐呢!

所以,在人们的眼里,二套的豆腐跟他的为人一样,货真价实。

她好指挥人的倾向,也从很小就显露出来。当兄妹俩玩“公司办公室”游戏的时候,米歇尔坚持要克莱格扮演演生人,由她当秘书。然后,米歇尔鼓着胖乎乎的脸颊,梳着马尾辫,露出可爱的龅牙,对所有的事都一一过问安排,结果弄得她的哥哥“完全无所事事”。

玩游戏的时候,米歇尔也是个孩子王。“我不觉得她对朋友们采用什么‘铁腕统治’,”克莱格说,“但她是天生的领袖。”

她的朋友们也愿意接受她的领导,那是因为她,米歇尔被认为是附近最聪明的孩子之一。“从我们记事的时候开始,她就非常聪慧。”像她哥哥一样,米歇尔跳过了二年级,直接上了三年级。“她每次回家,总是带回来最好的成绩,”玛丽安说,“她总是努力做到最好,而且我不觉得她是在和什么其他人较劲,她是在超越自己。”

这种一直引导着她的这种价值观的、对成功的强烈渴望,部分发端于她一次在家里餐桌上的长谈。“思考是件大事——你必须深思,”玛丽安回忆道,“你会希望让你的孩子早早就能开始独立决策,希望他们作出正确的选择。而当他们犯错误的时候你又会希望那成为一次积累教训的经历。我想是这种灵活的方式给了孩子们很多自信,我的确是在随机应变地教育我的孩子,每天都是。”

1975年,一个最大的机会在向米歇尔招手,芝加哥教育局在城市西环新建了一所惠特尼-杨高中,建校的目的是为了吸引各个种族的优秀学生。惠特尼-杨高中开学的几个月后,米歇尔注册成为一名九年级的学生。被其他热忱又友好的超常学生包围着,米歇尔感觉很好。她选了大学预修课和荣誉课程,四年里每年都荣登光荣榜,并获得了国家荣誉协会的会员资格;她在学校舞蹈会上表演芭蕾舞;她当上百同学的面鼓起勇气竞选学生会和班级高级财务委员(她以一次投票通过而当选)。

米歇尔的笑容电力十足,她的举止有如贵族,她的衣橱朴素随意,通常只有牛仔裤和宽松的白色T恤衫——这些都使她成为学校里的醒目人物。另外,作为惠特尼-杨身材较高的女生之一,这也使她显得鹤立鸡群。这一时期,她最亲密的伙伴可能就是杰西·杰克逊的女儿桑迪塔;她成长于芝加哥南区稍稍“高尚”一点的地方,她们相识于1977年,那年两人都13岁。后来,当两人都拿到驾照执照后,就开始结伴旅行。

“几乎每个人都喜欢米歇尔,”一位同时认识这两个人的惠特尼-杨校友说,“米歇尔和桑迪塔真的很要好。桑迪塔想成为一名歌手,而米歇尔,嗯,你知道她是要用一生去成就大事业的。所以对于我们其他人来说,她们俩是一类人——两个很特别的人。”

她可能是在同伴们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是,像那样被众多的“学术天才”包围着,米歇尔留给大多数老师的印象并不深刻。当她引起老师注意的时候,往往就是她要求更正给她错误打分的时候。

一天下午,米歇尔参加了打字考试。她每分钟敲了足够的字数,肯定自己可以得到A的成绩,但老师却只给了她一个B+。米歇尔不干了。她指着贴在墙上的评分标准,那个表格白纸黑字地表示,她应该得到一个A。可老师硬说她这个错误,米歇尔也不愿意让步。“她不停纠缠那个老师。”她妈妈回忆说。最终,玛丽安还是给学校打了电话。“你干一次在家里餐桌上”

看,”她警告那个已经感到厌烦的打字课教员,“米歇尔是不会轻易放弃这件事的。”于是,米歇尔终于得到了她的“A”。

但是,真正令同学们记忆犹新的事情——用她同班的诺曼·考林思的话来说——是“米歇尔好像能不费吹灰之力征服任何事”。事实上,米歇尔也经常为了考试痛苦挣扎。“她曾经对自己感到失望。”玛丽安说,她觉得米歇尔一提到考试就有些心理障碍。她学习非常努力,而且有个能鞭策来本书,考试就能过关的哥哥。当你周围都是这样的人时,即使你的成绩还不错,你也会想方设法做得更好。

在惠特尼-杨,米歇尔阳光的性格和较好的面容也意味着她并不缺少男生的青睐——和她在女生中受欢迎的程度相似。但是对于那些追求她的男孩子来说,不幸的是——用她妈妈的话说——米歇尔总是“很难被取悦”。克莱格也同意这种观点。“她绝不会容忍傻瓜,”他还补充道,“这种态度的直接后果就是,‘米歇尔从没有真正拥有过长期稳定的男朋友。’”对于米歇尔这种“芳心难猜”的行为方式,任何了解她和父亲关系的人都能轻易看出个中缘由:她亲眼目睹爸爸每天和折磨人的多种硬化症的症状作斗争,父亲在她心目中的形象越来越高。“爸爸就是爸爸嘛,”克莱格说,“可他倒好,把爸爸当成了选男生的参照标准,她把对理想伴侣的要求深深刻在了脑海里。”

最后为雪儿做咨询的具体时间我忘记了,大概是与雪儿通话一星期之后的某一天,雪儿打电话给我,问我什么时候有时间,我说中午有一个小时的空当,她就跑过来了。

我问了她最近的情况,雪儿说一直很好,没有再发过作身体痉挛和手心出汗的状况,内心也非常祥和。我让她进入到浅度的催眠状态,引领她去看那朵红玫瑰,让她充满爱心地为它浇水、施肥,并让她停留在那种感觉里20多分钟的时间才唤醒她。

我没有再说什么,也真的不必再说什么,因为在雪儿的脸上一直写着幸福、快乐和一份满足感,还有对未来的憧憬。

在结束咨询的时候,我告诉雪儿,如果生下了孩子,一定告诉我我是男孩还是女孩。9个月过去了,有一天我接到了雪儿的电话,她告诉我她生了一个女儿,顺产,有8.1斤重,很可爱。

雪儿的症状主要表现为焦虑、恐惧所带来的身体痉挛和手心出汗,这是对婚姻的恐惧所造成的,究其原因还是父母的离异以及父母再婚的不和谐所导致的。解决这样的问题,只要找到症结,在其意识与潜意识层面分别处理就可以了。在潜意识层面,雪儿联想到了

到了一朵盛开的玫瑰花,这朵玫瑰花就是她的美好愿望,是那些恐惧感重新架构的结果。当雪儿有勇气去面对接下来的生活时,她的症状自然就可以缓解和消除了。爱本身就是一种最伟大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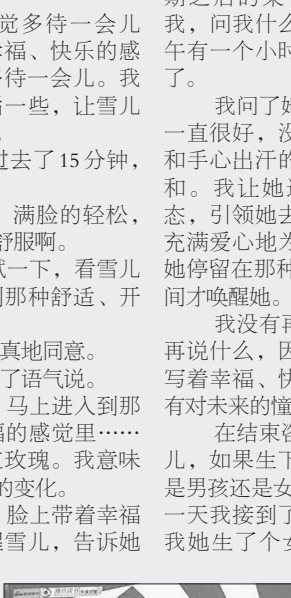
在前两次咨询中,读者可能发现我并没有做些实质性的事情,第一次咨询时,我只是听;第二次咨询时,我让来访者自然地睡觉,我已经不再。在第一次的咨询中,我已没有结婚,我不好当面和她说明,这也是我让她去做检查的目的。

第二天的晚上,雪儿打来电话,很兴奋地告诉我她怀孕了,我除了祝贺之外还告诉雪儿,她的咨询再巩固一次就做完了,以后不必再来做治疗了。雪儿听了这话更开心了,电话里充满了喜悦。

今天所做的一切,就是在雪儿的意识层面和潜意识层面让她了解自己生所必须要面对的事实,敢于为她的选择负责。在这里我提到了经历,经历本身就具有成长的意义,能勇敢地面面人生才是最重要的。设置红玫瑰的心锚,是让她能持久拥有一份幸福感,这一点很重要。

连载

心理革命



雪儿带着那朵盛开的红玫瑰走了,走之前我告诉雪儿要把检查的结果告诉我,她说会在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送走雪儿,我打开电脑,记下今天的诊疗笔录,并用黑体字写下,雪儿很可能怀孕了,怀孕可能是个女孩。因为雪儿毕竟没有结婚,我不好当面和她说明,这也是我让她去做检查的目的。

走出自己设下的雨季

12月7日上午,写作圈里的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她有个写小说的朋友想找心理咨询师谈谈,好像有些社交恐惧方面的问题,问我能不能帮忙。我说可以,她就给我的QQ给了她的朋友。我正好在网上,她加了我,知道她的网名叫小岛(化名),今年30岁。